

CLASSICAL
WORLD LITERARY
WORKS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Classics of Mark Twain

插 图 本



马克·吐温

[美] 马克·吐温 著
杨 栋 译

经典

甘肃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马克·吐温经典

[美] 马克·吐温 著
杨 栋 译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 李辉主编.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3.12

ISBN 7-80608-909-8

I. 世... II. 文... III. 文学—作品—简介—世界
IV. I 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 I P数据核字 (2003) 第121625号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李辉 主编 王维 等译

责任编辑: 马映峰

装帧设计: 董建军

出版发行: 甘肃文化出版社
社 址: 兰州市庆阳路230号

印 制: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厂 址: 北京市朝阳区洼里乡下清河甲1号

邮政编码: 730030

邮政编码: 100012

电 话: (0931) 8454246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毫米 32开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字 数: 3200千字

印 次: 2004年1月第1次

印 张: 111.5

印 数: 3000

书 号: ISBN 7-80608-909-8

定价: 160.00元(全八册)

(如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马克·吐温 1835 - 1910

美国作家。出生于密苏里州罗里达的法官家庭。原名萨缪尔·兰亨·克里曼斯。12岁起独自谋生，当过印刷厂的学徒、送报工、排字工、水手、淘金工、记者等。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创作。

他的作品以幽默讽刺著称，善于吸收民间口语，文笔洗炼生动。早期作品主要是嘲讽资产阶级的庸俗愚蠢和美国的所谓“自由”，如短篇小说《竞选州长》、《百万英镑》等。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创作主要以长篇为主，揭露美国政治上的腐败和投机风气，讽刺资产阶级的虚伪、贪婪，抨击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谴责种族歧视，主要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王子与贫儿》、《亚瑟王宫中的美国佬》、《傻瓜威尔逊》以及中篇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本世纪初发表一系列政论，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如《给坐在黑暗中的人》、《为劳斯顿将军辩护》、《战争祈祷》等。晚期作品，如短篇小说《神秘的陌生人》等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

马克·吐温一生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也获得过多次成功。马克·吐温的作品，主要特点是幽默性强，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幽默小说深受读者的喜爱。

目 录

竞选州长	(1)
神秘的访问	(8)
田纳西的新闻界	(14)
一个扑朔迷离的间谍故事	(22)
我如何编辑农业报	(81)
我给参议员当秘书的经历	(88)
百万英镑	(95)
一个真实故事	(118)
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	(124)
哈克贝里·芬历险记	(175)

竞选州长

几个月以前，我被提名为独立党的纽约州州长候选人，同斯图尔特·L·伍德福特先生以及约翰·T·霍夫曼先生竞选。我总觉得同两位先生相比，我的显著长处是声望还好。从报纸上很容易看出，即便两位先生也知道了珍惜自己名声的好处，那也已经晚了。最近几年，他们已习惯于干尽各种无耻的罪行。不过，就在我颇为自己的长处而由衷欣喜、暗自得意之时，却有一股令人不愉快的深暗浊流在我内心深处“骚动”——我总是听到我的名字居然同这些人的名字一起被人议论，到处传播，这使我越来越不安。于是我给祖母写信，报告了这件事情。我很快就收到她的回信，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你平生从没干过一桩可耻的事——从来没有。看看报纸——你就明白，伍德福特和霍夫曼这两位先生是何等货色，你应该想一想你自己是否宁愿将自己降至他们的水平，和他们公开竞选。

这正是我的想法呀！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眠，但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就此作罢。既然我已经完全卷进漩涡，那么即使破釜沉舟，也得同他们继续这场斗争了。

我边吃早餐，边懒洋洋地浏览报纸，突然看到一段报道，老实说，我大为震惊，这种情况我以前从未有过——

伪证罪——马克·吐温先生现在既然已在公众面前公开竞选州长，也许，他会赏个面子向公众解释一下他如何犯下伪证罪的经过。此事已于一八六三年在交趾支那瓦卡瓦克被三十四名证人证

明，他正欲强夺当地一位土著寡妇和她那无依无靠的儿女惟一赖以勉强糊口的一小块贫瘠的香蕉园。为了不辜负那些投票支持他的公众的信任，马克·吐温先生应当澄清此事真相。他是否会照办呢？

我愣住了。简直气炸了！这种诬蔑太残酷无情了。我这一辈子从未到过交趾支那！我压根儿没听说过有这个地方！我甚至不知道什么香蕉园，正如我不知道它和袋鼠有什么区别一样！我不知所措，我气得要命，简直要神经错乱了。我没心思做任何事，就这样过了一天。第二天早晨，同一家报纸上对此事的报道登着这么一句——其他事只字未提。

耐人寻味——诸位必定已注意到，马克·吐温先生至今仍对交趾支那那件伪证案保持沉默，似其本人有难言之隐。

（附注：至此，在竞选活动期间，这家报纸只要一提到我，惟一的称呼便始终是“欺世盗名的伪证犯吐温”。）

其次，《新闻报》对此事这样写道：

敬请说明——新任本属州长候选人吐温先生是否愿意对广大市民（他们正急不可耐，要投他的票）赐予解释以下一事，以释群疑：在蒙大那期间与他同住一屋的伙伴们常常遗失一些贵重小物品，而这些东西后来居然都在吐温先生身上或他的“箱子”（他用来包卷他身边物品的报纸）里发现了。为了帮助他改过自新，大家只好友善地对他告诫一番，替他浑身涂上柏油，粘上羽毛，让他在横杆上“坐木杠”，然后奉劝他把铺位让出来，永远别再回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此事吐温先生愿意说明吗？

世上难道还有什么能比这种谎言更险恶的吗？我这一辈子还从没到过蒙大那州呢。

（自此以后，这家报纸便以此为据，把我叫做“蒙大那小偷吐温”。）

从此，一拿起报纸，我就提心吊胆——这就像你想睡觉，却怕一揭开毯子，下面会有一条响尾蛇似的。有一天，我看到又一则消息——

谎言被揭穿了！——据五点区的迈克尔·奥弗兰根先生和沃特街的吉特·彭斯先生以及约翰·艾伦先生的宣誓证词，现已证实马克·吐温先生曾诬蔑我党德高望重的领袖约翰·霍夫曼已故的祖父由于拦路抢劫罪而被处以绞刑。这一谎言极其卑劣、恶毒，纯属无稽之谈。为了在政界上出人头地，他居然诽谤死者，用无耻手段去诋毁去玷污他们的英名，这不能不使任何正直的人看了痛心。这种卑鄙谎言必定会使死者清白无辜的家属、朋友无比悲痛，而我们也难以平静，真想鼓动起愤怒满腔和受到侮辱的公众断然对诽谤者进行非法的报复。但是，我们并不打算这样做！还是让他备受良心的谴责而内疚、痛苦吧。（不过，倘若公众义愤难平，让感情占了上风，贸然行事，以致对诽谤者进行人身伤害，那么对于闹事者，陪审员是不会给这些激于义愤的人定罪的，法院也不会对他们加以处罚。）

最后那句话真绝了，果然大起作用。当天夜里，就有一群“愤怒满腔和受到侮辱的公众”从前门闯入，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起来，由后门逃走。这些人一进门个个义愤难平，气势汹汹，他们毁坏了家具和窗户，走时还把能拿走的财物一齐卷走。尽管如此，我还是敢把手按在《圣经》上发誓，我从来没诽谤过霍夫曼州长的祖父，而且，直到这以前，我对此人一无所知，而且从没听说过他。

（顺便说一句，从那以后，登载这一消息的这家报纸便称我为“盗尸犯吐温”。）

另一份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全文如下——

好一个体面的候选人——马克·吐温先生原定于昨晚在独立党的集会上作一次诋毁其竞争对手的演说，但是他却未准时到场！他的医生发来一个电报声称他被一辆疾驰的马车撞倒，腿部两处受伤——卧倒在床，备受苦痛……此类谎言恕不一一援引。独立党党员

极力试图相信这一骗人的托词。假装不知道他们提名为候选人的这个行为放浪之徒为何未到会的真正原因。

事实是，昨晚有一个人烂醉如泥，踉踉跄跄地走进了吐温先生住的旅馆；独立党党员们应该义不容辞，敢于证明那个人事不醒的酒鬼并非马克·吐温本人；我们这次到底把他们难住了！此事不容闪烁其词。公众呼声如雷，要求回答：“那个人究竟是谁？”

真不可思议，绝对难以置信，看到这篇文章，我当时的确这样想过。因为，我已经整整三年没尝过一口麦酒、啤酒、葡萄酒以及任何别的什么酒了。

（这家报纸次日便立刻称呼我为“酒鬼吐温先生”，仿佛这一绰号是我求之不得的。回想起来，我当时看了居然毫不气恼——即使我明知这家报纸肯定不会罢休，还会这样继续称呼我——由此可见，当时的局势对我的影响之大。）

从这以后，匿名信在我收到的信中占有极大比重。一般是这样写的——

那个在你家门前乞讨、被你一脚踢开的老太婆，现在怎么样？

好管闲事者

也有来信这样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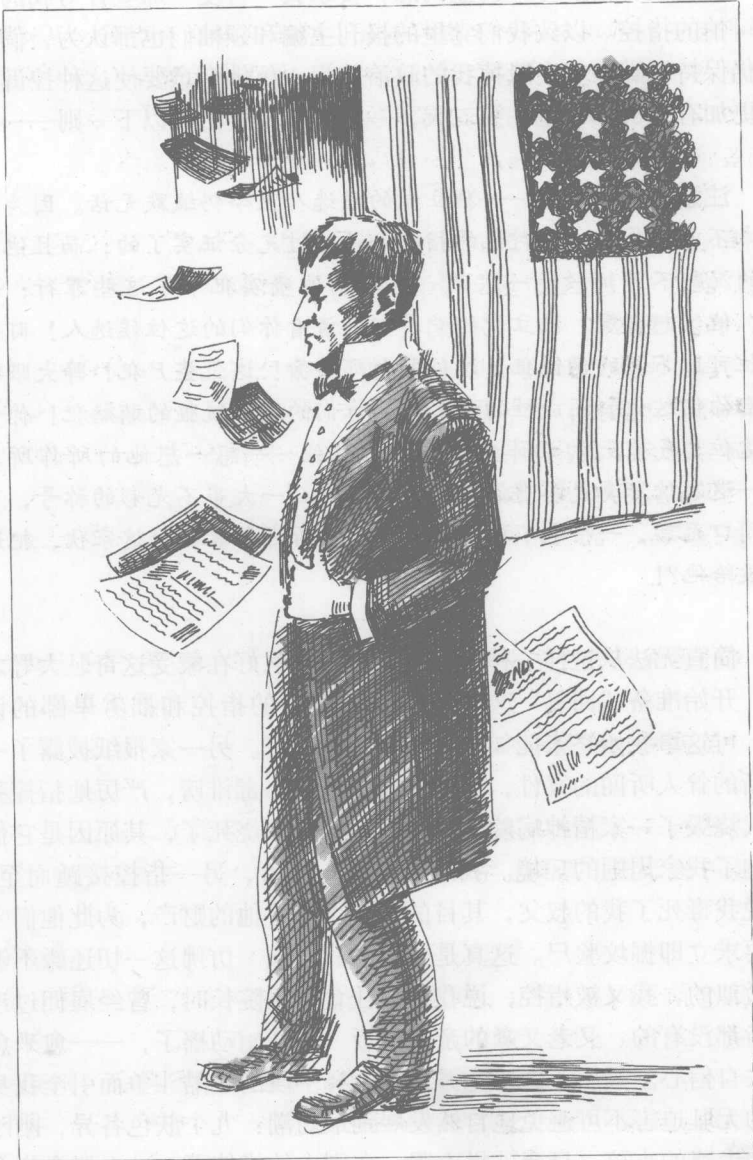
你干的事情，别人不知，我却了如指掌。你最好识相一点，快孝敬老子几块钱，否则，将有一位大爷在报上跟你过不去。

随你猜敬启

匿名信的内容大概如此。如果诸位有兴趣再看的话，我可以再写下去，直到大家厌烦为止。

不久，共和党的主要报纸又“指控”我是特大贿赂犯；而民主党的主要报纸则给我“定”罪，声称一桩性质严重的讹诈案是我所为。

（就这样，我又荣获两个称号：“卑鄙的贿赂犯吐温”和“臭不



可闻的讹诈犯吐温”。)

这时候，公众呼声日益高涨，要求我“答复”那些针对我的一切可怕的指控。以致我们党里的报刊主编和领袖们也都认为，倘若我仍保持缄默，就会毁掉我的政治前程。仿佛有意要使这种控诉显得更加有力似的，就在第二天，一家报纸又登出了以下一则——

注意这个角色！——独立党的候选人至今仍缄默无话。因为他根本不敢答复。一切对他的指控都是通过充分证实了的；而且他本人的沉默不可辩驳地一次又一次证明他确实犯下了这些罪行；现在，他休想翻案。独立党的党员们，请看你们的这位候选人！盯住这位可耻下流的伪证犯！这位蒙大那小偷！这位盗尸犯！睁大眼睛看看你们这位酗酒成性的代言人！你们的这位肮脏的贿赂犯！你们的这位臭气熏天的讹诈犯！紧紧盯住他——想一想他的所作所为——这家伙可真是恶贯满盈，获得了这么一大串不光彩的称号，可却闭口无言，一条也不敢否认，你们是否还打算相信这家伙，把选票投给他？！

简直无法从这样一种困境中脱身，我只好蒙受这奇耻大辱之余，开始准备“回复”这一大堆无中生有的指控和拙劣卑鄙的谎言。可这事我始终未能如愿，因为次日上午。另一家报纸披露了一桩新的耸人听闻的案件，又一次对我进行恶毒诽谤，严厉地指控我纵火烧毁了一家精神病院，把里面的病人都烧死了，其原因是它们影响了我家周围的环境。我万分恐慌，接着，另一指控接踵而至，竟说我毒死了我的叔父，其目的是为了独吞他的财产，为此他们强烈要求立即掘坟验尸。这真是要逼得我发疯。仿佛这一切还嫌不够刺激似的，我又被指控，说我在担任育婴院院长时，曾经雇佣过连牙齿都没有的、又老又蠢的亲戚做饭。我开始动摇了，——愈来愈失去自信心。最后，由于党派之间不择手段的残酷斗争而引至我身上的无耻迫害不可避免地自然发展到最高潮：九个肤色各异，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身穿破烂衣服，在别人的指使下，冲上群众集会讲台，抱着我的双腿不放，一个劲地叫我“爸爸”！

我退出竞选。我偃旗息鼓，甘拜下风。我没有资格去竞选纽约州长。于是，我呈上一份放弃竞选的声明书，并且由于满怀懊恼，信末签上了这样的名字：

你忠实的朋友——从前是体面的人，可现在成了欺世盗名的伪证犯、小偷、盗尸犯、酒鬼、卑鄙的贿赂犯和臭不可闻的讹诈犯马克·吐温。

神秘的访问

我刚刚“安家立业”不久，有一位自称为估税员的先生首先来光顾我，他说他是美国国内税收部的。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这个行业，可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认识他。“请坐下好不好？”他坐下了。我不知道有什么特别合适的话可说，可是我觉得有了自立门户的资格的人必须要健谈，跟别人在一起必须潇洒自如、善于交际才行。由于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便问他是不是在我们邻近的地方营业的。

他回答说是的。（我不愿意显出外行的样子，可是我本来就是确实希望他会提一提他出售的是什么东西。）

我冒失地问他：“生意如何？”他说：“还好。”

于是我就对他说，我们会上他那儿去；如果我们喜欢他的铺子，而且并不差于别的商店，我们就会照顾他的生意。

他说他认为我们会特别喜欢他的铺子，情愿专做他的客户——他说只要是跟他做过一次生意的人，他从来就没有见过哪一个离开他那儿，另外照顾他的别的同行。

这倒是很有几分自鸣得意的口气，可是除了我们大家所共有的那种天生的奸诈的表情之外，那个人倒是显得挺老实的。

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究竟是怎么变化的，可是我们似乎是渐渐融洽起来，彼此很接近——这是指谈话的情形说的——然后一切都如时钟一样，进行得非常顺利。

我们谈了又谈，谈了又谈——至少我是这样；我们笑了又笑，笑了又笑——至少他是这样。可是自始至终，我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照轮机师的说法，我把我那天生的机警“开足了马力”。他的回答虽然是含含糊糊的，我却下定了决心，非得弄清他的行业

——而且我还决定要使他对我的企图还没来得及犯疑心，就叫他把实情说出来。我打算用一个高深莫测的妙计把他引上圈套。我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全都告诉他，在这一阵诱惑性的亲密谈话时间内，他自然就会对我热情起来，以致情不自禁，还没猜到我的企图，就把他的事情全都告诉我。我暗暗想道，伙计，你哪知道你是在和一个多么狡猾的老狐狸打交道啊。我说：

“噢，你决猜不到今年春天和冬天我在各处演讲，挣了多少钱吧？”

“猜不到——我想我怎么也猜不到。我想想看——我想想看。大概有两千块钱吧？也许不到；先生，不对，我知道你挣不到那么多钱。大概有一千七吧？”

“哈！哈！我早知道你猜不中。我今年春天和冬天演讲的收入是一万四千七百块。你觉得怎么样？”

“噢，这真是惊人——十足地惊人。我把它记下来吧。你说这不是全部收入吗？”

“全部！天哪，还有《呐喊日报》给我的四个月稿费收入——大约是——大约是——呃，比方说，大约八千块，你觉得怎么样？”

“好家伙！那我就要说，我很希望自己也在那么一大堆钱里打滚。八千！我把它记下来吧。喂，伙计！——除了这些钱之外，难道你会说，你还有别的收入吗？”

“哈！哈！哈！你可以说是刚刚摸着了一点儿边哩。还有我那部书《傻子出国记》——定价三块半到五块，看装订的好坏。你听我说吧，对准我的眼睛瞧着吧。过去销掉的不算，只算最近这四个半月，光是这四个半月里，这部书我们就卖了九万五千册。九万五千册呀！想想看，平均就算它四块钱一册吧，小伙子，那就是将近四十万元哪。我拿到了一半。”

“我的天啊！我把这个也记下来。一万四千七百五——八千——二十万。总数呢，嘿——我的宝贝，总共大约是二十一万三四千元！真能有这么多吗？”

“那还会错！要是错了的话，也只能是没算得够。我要是会计算的话，我这一年的收入是二十一万四千，现款。”

接着那位先生站起来表示要走。我当时非常晦气，因为我听了这个陌生人大声惊叹的话，便得意忘形，大吹其牛，把钱数夸大了很多，结果却像是白说了一阵，毫无结果。可不是，最后那位先生把一只大信封交给我，说那里面装着他的广告；他说我从里面可以弄清楚一切关于他的生意情况；并且还说他很高兴得到我的照顾——事实上，如果能有这么一个收入特别的人做他的客户，他简直觉得非常荣幸；他说他从前总以为这个城市里有几位阔佬，可是等到他和他们做起生意来，他就发觉他们原来仅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他说自从过去亲自见过一个阔人，和他谈过话，用手和他接触过以后，已经熬了许许多多年了，所以现在他简直禁不住要拥抱我——事实上，如果我能让他拥抱一下，他就会认为那是最大的恩惠。

这使我非常高兴，所以我没有拒绝，居然让那个好心的陌生人伸手抱住我，淌下了几滴令人快慰的眼泪，顺着我的脖子后面往下流。然后他就径自走开了。

他刚一离开，我立刻就打开他那一封广告。我把它仔细看了四分钟。我马上把厨娘叫来，说道：

“我要晕倒了！快搀着我，让玛丽去翻烤饼吧。”

我苏醒过来后，就派人到那个位于街上转角的那个酒店里去，找来一个画家，雇用他一个星期，叫他每天夜里通宵咒骂那个陌生人，白天我骂累了的时候，偶尔也叫他帮帮忙。

啊，他是多么坏的一个恶棍！他那份“广告”原来不是别的，只是一份混账的报税单——都是关于我的私事的一连串无礼的问题，我可以说明一下，都提得非常巧妙，这世界上最老的人都看不清它们究竟是什么目的——这些问题是费尽心机想出来的，它们可以使人把他的实际收入照四倍填报，为的是防止他们起誓的时候撒谎。我试图找出一个漏洞，然而似乎什么漏洞也没有。第一个问题把我的情况包括得很全面、很充分，好似一把雨伞肯定盖得住一个蚂蚁窝：

从过去到现在的一年里，你从任何地方做的买卖，干的手艺或是职业，总共收益有多少？



在这个问题后还附加了十三个其它的问题，都是同样追根究底的，其中最客气的一条还要求我说明是否干过偷窃和抢劫之类的事情，是否用放火的手段或是靠其他秘密来源，获得过第一问题右方所列的收入以外的钱财。

显然，那个陌生人叫我当了一回傻瓜。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于是我就出去，再雇来了一个画家。那个陌生人故意利用我的虚荣心要了手段，引诱着我说出二十一万四千元收入。按照法律规定，这些钱当中有一千块是免收所得税的——这是我惟一可以放心的一点，可是这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按照法定的百分之五的税率，我必须向政府交付一万零六百五十元的所得税！

（我在这里可以声明一下，我并没有照办。）

我认识一个很富有的人，他住的房子是一座皇宫似的大厦，吃的是豪奢的饮食，开销非常之大，可是他却是个没有收入的人，这种情形，我是经常在报税单上看到的；我在苦恼之中便去向他请教。他把我那些开列着大得吓人的收入的单子接过去，戴上眼镜，拿起笔来，很快地！——我马上又成了个穷光蛋！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原来他巧妙地运用了“免征表”，就轻而易举地大功告成了。他把我所缴纳的“州政府、联邦政府、市政府的税款”开列了几项；把我所受的“轮船失事和火灾等项的损失”开列了几项；把我“出卖房地产所受的损失”又开列了几项——还有“出卖牲畜的损失”——“租赁房屋的租金”——“修缮、改建和利息”等项开支——还有“我从前当美国陆军和海军的军官时、当税局职员的时候，曾经在薪金项下缴过的所得税”，以及其它等等。他在这许多项目上每一种都算出了一笔惊人的“免征额”——每一种都有。他计算完了以后，就把那张单子递给我，于是我一眼就看出了，在那一年里，我在赢利方面的收入只有一千二百五十元零四角。

“你瞧”，他说，“那一千元是依法免征所得税的。现在你只要把这张账单拿去，宣誓证明属实，再缴纳这二百五十元的所得税就行了。”

他的小儿子威利在他说这两句话时从他的背心口袋里偷了一张两元的钞票溜掉了，那个访问我的陌生人如果明天来找这个小孩